

黑洞

□阿来



2017年,我去了太行山。过去在不同的情形下听说过太行山,真正到了太行山,它的雄伟让我叹为观止。但是另外一种情形却也非常触目惊心,那些伟岸的山体,只剩下满山的石头了,很少有草,几乎没有树。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看见岩缝中有人活动,非常危险。我以为他们是从事某种体育运动,比如说攀岩、探险的人。结果不是,他们在寻找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是太行山里几乎消失的一种树,叫崖柏。

由于崖柏总在岩石里纠结生长,所以它不像一般树木的纹理那么规整。这些弯弯曲曲的树在过去做家具时是派不上用场的,但是现在却迎合了某些人特别疯狂、奇怪的癖好:喜欢用一些很扭曲的东西做点小玩意儿、小摆件。更要命的是,我们现在有人喜欢戴珠子(手串)了。

有那么多疯狂地追捧它,驱使更多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山里最后残存的一点树根都挖出来运到市场上,把大自然当中保存的最后一点点生命的根都挖出来。这些东西如果不挖出来,有一些还可以重新萌发出新芽,大自然还可以进行自我修复。姚明曾做的一个广告是关于抵制鱼翅和象牙的,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我们不光是在动物界进行杀戮,在植物界也进行着对自然的疯狂攫取与杀戮。

这其实跟我没有直接关系,我只是觉得很痛心而已。但是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认识的人,他突然往我兜里塞了一个东西。他说你不

要让人家看见,其实就是一串木头珠子。我说我不稀罕这个东西,你拿回去。他说在四川当地,人们私下大量地悄悄做这个珠子。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吗,太行山里那种崖柏已经没有了,我们这个地方这种崖柏,其实也是濒危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叫岷江柏。现在市面上的很多东西是岷江柏冒充崖柏做出来的种种器物。

听完这些,我就决定到所知道的过去长这些树的地方看看,确实发现它被盗伐、偷运到别的地方。后来我想,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故乡的这片大地、大河两岸,这些雄伟的树影总有一天可能也会从我们的视野里彻底消失。所以我就提前为一种还没有消失的树木写了一篇悲悼文。

在写作小说《河上柏影》的过程中,我慢慢开始回想,除了我们中国人拥有这样一种特别拜物的心理外,其他文化、国家的人,他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疯狂、贪婪地向物质世界来索取。有些索取真是没有任何必要的,它既不解决心灵问题,也不解决生存问题,而是正在对世界形成巨大的破坏。

今天我自己也在慢慢学习,不光是在书里写到自然,也学会在大自然当中去寻找、理解大自然的美好,接近它们,倾听它们,拥抱它们,感受它们,最后确实也发现自己正在慢慢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大自然就是一生命奇迹,人类只是众多奇迹中的一个。

大家V微语

最厉害的本领

□晨曦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曾说,“世界上最厉害的本领就是:以愉悦的心情老去;在工作的时候,有能力选择休息;在想说话的时候,能选择保持沉默;在失望的时候,能重新燃起希望。”

●简单总结他的话就是:具备生存技能,可以理性地控制情绪以及对未来永远保持信心与热情——这三点叠加,便是一个人立于世最厉害的本领。

谈天说地

过去的衣橱

□四月

去年穿过的冬衣今年再拿出来,即便洗过熨过,总觉得已经完全不当初的样子,其实仅仅也就穿过几回。用粘毛刷、去毛球器等等小工具折腾半天,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件衣服你已然没有再穿的意思了。确实,刚买时也是大几百上千的衣服啊,怎么就成了“一次性用品”。今年还买吗?有什么可买的,明年又是一样。这大概也是我不喜欢过冬天的原因之一吧。

十年前,商场买的呢大衣也还是能穿个几年的。现在,打开你满满当当的衣橱看看,有几件是穿过三五年以上的?怀念过去有手工裁缝店的年代,那年月买布料置办大衣在一个家庭里绝对是件大事。什么料子禁穿,什么花色经典不过时是考虑的首位,人们也不在意撞衫什么的。大家衣橱里的冬装都只是有限的几件,但也能穿出一个美美的温

暖的冬天。能够经得起岁月考验的东西不多啊,比如那个年代的呢料,那个年代裁缝师傅的活计。虽然没有现货,人们愿意排队预约啊。从来不用吹嘘什么100%羊毛双面呢,更没有品牌天价。

小时候,我家楼下就是一间住家的裁缝店,至今我还记得那时夏天穿过的黄色花边雪纺衫、秋天穿过的格子连衣裙,都是老板娘用剩余的布料给我做的。她笑嘻嘻地说,“不收钱哩,长大做我儿媳妇吧”。

在购买力和购买欲都不可同日而语的今天,我们并不知道满足感为何物。我们拥有的只是数量而非质感。不知多少正在纷飞的快递包裹最终会无可奈何地走向垃圾桶。而所有这些,都无法再还回记忆中那质朴温暖的衣橱……为寂寞买单这件事,真的可以停止了。

城市笔记

何其匆匆

□黄兴蓉

我去银行取钱,看到一位比我岁数大得多的老人,拄着拐杖颤巍巍喘着粗气上了台阶。她没戴口罩。门口保安说,你没戴口罩不能进去。她说没口罩,也从来没戴过口罩,衣服领口小了都出不来气。保安说这是规定,不能不执行。老婆婆继续央求,还是不管用。

我正排在老人后面,就说:“您站出来,让别人先进去。您在这儿等着,我去给您买个口罩。”她愣了一会儿,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我速去速回,到药店买了两个一次性的口罩。让她戴上一只,收起一只。她很激动,用干枯的手哆哆嗦嗦戴口罩。

取钱的只有十多个人,但是要一个一个地进,老婆婆等得不耐烦了。就和保安说:“我是早就该进去的,让我先进去吧,我戴着这东西都快憋死了。”我也跟保安说:“她这么大了,就让她进去吧。”保安说:“你问问别人答应不答应。”这时排队的人都说就让老人先进去。

老婆婆伸出手让保安查了体温,那只骨瘦如柴的手背上突起一道蚯蚓般黑色的血管。她走到取钱的窗口前坐下了,用颤抖的双手慢慢地从布袋里摸出存折,递给业务员,业务员把存折放到取款机上一划,问她取多少钱,老婆婆说:“本子上有多少钱,全取了。”业务员喊她输密码,她一个数想半天,又喊她在手写板上写名字,她手抖得很厉害,连写三遍都滑下来了。业务员说:“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了,干吗不叫孩子们来取?”老婆婆似生气地说:“我身边要有儿女还来受这个罪啊!你着急啦?”业务员笑笑说:“不着急不着急,您慢慢

写。”老人手抖了半天还是没有写好名字。业务员就让旁边的我帮她写上,老人告诉我她叫陈少羽。我的手也有点抖,但终于帮她写好了。老婆婆把钱拿到手,拿出十元钱塞给我,说是我帮她买口罩的辛苦费。我笑笑拒绝了。她说你不要钱也行,我有个要求,请你去我家坐坐。我答应了,其实我是有心要搀扶着她回家。

她家离银行很近。家里就她一个人,屋里摆设倒也干净整齐。她说她今年八十九岁,老头死了六年了。她是再婚来到这里的,前头有两儿一女,她不愿意给他们添麻烦从不联系。她来这里五十七年了,二婚老伴待她还好,但他的儿女却不和她来往。后老伴去世后这几年,她是生活在彻底的孤独中。她很坚强地说:“人啊,谁都看不到自己的以后。”她打开老皮箱把她年轻的照片给我看,那时的她是苗条的一个漂亮姑娘,然后她又拿出一个红绸包,打开里面是一个翠绿色的玉手镯,她说送给我留个念想。我不要,她执拗地

按住我的手说:“我留着这个也没有什么用处了,你收下它,你就当是我的亲人了,有空就来看看我。”我没法拒绝她的诚意,流着泪收下了。

半月后我买上糕点去看她,见大门锁了。邻居说:“你是来看陈老太太的吗?她十天前提走了。”听到这噩耗时我的腿都软了。

这个老姐姐,我们从相识到相别,何其匆匆。这八十九年在时间的长河中何其匆匆,嗟叹之余,对突然失去这位老朋友的思念和怅惋之情,却总难以平复。

那些年那些事儿

故乡月

□钟芳

丹桂飘香,秋菊逸彩,夜幕降临,明亮的月光透过百合窗纱的缝隙渗入室内,在地板上洒下一片淡淡的乳白,如玉的晶润、丝的柔滑。感受着这一刻的月光,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飞回了故乡。

记得孩提时,每到中秋,我心里就特别兴奋。彼时正是五谷成熟的收获时节,黄昏的田野,秋风习习,弥漫着庄稼的醇香气息。遍地金黄的丰收在望,让父母亲格外高兴,他们起早贪黑地站在田地里摘棉花、掰玉米、收红薯……一片繁忙的喜悦中,还依旧不忘忙里抽闲,为过节准备做月饼的食材。那时候物资匮乏,日用品、副食品都实行凭票供应,商店里的月饼是有月饼票才能买到的。农村人没有供应票,月饼大多只能是自家做的。

母亲先把发酵的面粉和好,揉到合适的软硬度,切成小块擀成皮,包上馅料。馅子是那种五仁馅儿的,有芝麻、瓜子、花生、冰糖、桂花、红绿果脯条等。包好的面团放进事先刷过油的模子里印一下倒出来,月饼就做成了,再放到大铁锅里蒸熟,吃起来柔软可口。用油锅慢慢烤熟的则外焦内嫩,通体金黄亮丽,饼皮酥脆,飘着香味。母亲把做好的月饼用纸袋装好放在橱柜里,只有到中秋那天才能一饱口福。母亲每次看到我们经常望着那个橱柜发呆,都会笑呵呵地说:“别着急,等到十五上过供,就会给你们吃的!”

到了中秋夜,全家老少早早地吃过团圆饭后,就围坐在院子里的桂花树下聊天。父亲搬了张小木桌子,放在院子中间。母亲沏好茶,还摆上芋头、花生、大枣、石榴等,再加上飘溢着浓香的月饼。当一轮圆圆的月亮高高挂在天上,

如水的月光洒满庭院时,大人们就点上香烛,带着我们兄妹向着月亮顶礼朝拜,口中念念有词,默默地祝愿全家人幸福安康、团团圆圆。

拜完月亮后,母亲便分给我们每人一块圆月的月饼,捧着垂涎已久的月饼,我们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而父母亲并不急于吃月饼,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在他们看来很“可爱”的吃相。等我们吃完了,他们会把自己的月饼再分一半给我们。大家品着月饼的香甜、水果的清爽,每个人的脸都变成了一轮圆月,荡着粲然笑容。这时候,父亲就会指着那轮镶嵌在寂静天空里的月亮讲有关的美丽传说和故事。我们一边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一边抬头凝望明月,只见那轮中秋月格外地美,格外地洁白无瑕,仔细寻找其中奔月的嫦娥、砍桂的吴刚、捣药的玉兔,还真能隐隐约约看到月中他们在忙碌的身影呢。

此时,月光轻柔地洒在身上,像母亲温柔的手。凉凉的秋风挟着秋虫的吟唱也在耳边响起,我们心里充满温馨和欢愉。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每次八月十五中秋节,我都要买一些不同风味的月饼带回家,让年迈的父母亲一边品尝月饼,一边享受晚辈的孝心与新生活的甜蜜。当我和父母欢聚团圆共赏明月时,他们都会提起当年过中秋的场景。父亲说:“那些年月真是苦呀,一家人只有过节了才改善一下生活,而今日子一年比一年好,天天都像过节!”看着父母绽放出的开心笑颜,我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由衷的欣慰与自豪。